

形色抄

創作理念

形與色，世間諸相付戲場，徘徊在形相與色相之間，有說不盡的愛恨情仇。本劇模仿志怪筆記形式，連綴數場故事，段落間並無關連，相互映照，為一適宜小劇場演出的實驗京劇。

劇情大綱

生旦淨末丑，模仿志怪筆記，連綴故事，敷演成戲，玩弄人皮形骸，叩問形相與色相層層疊疊包裹之下的愛恨情仇。

場次人物

第一場〈諸相〉

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：由常人轉變為演員。

第二場〈扮相〉

阿魅：旦，假扮氓夫妻子的山魅，布巾包頭，素褶水袖繫腰巾。

氓夫：淨，粗野莽撞，好吃懶做的丈夫，不勾臉不戴髻口，妝面素淨。

第三場〈我相〉

山音：末，戴黑三，文士居家打扮，看似眷戀流琴，實則自私自利。

流琴：生，持扇，瀟灑風流，行院琴師的鬼魂，曾將山音視為知己。

第四場〈承相〉

侯爺：丑，戴白四喜，登場時為病重的真侯爺，後為靈活巧詐的畫皮鬼。

鬪仔：生，心生貪念的侯爺之子，形象需與第三場流琴有明確落差。

襲婦：旦，鬪仔妻子，畫皮鬼，表演貼近花旦，襖衣襖裙，或可持手絹。

第五場〈九相〉

醉僧：淨，無意間成為妖物，眷戀人間，需設計新臉譜，穿戴似魯智深。

第六場〈真相〉

太守：末，戴黥三，官服，為亡女繪製供奉用的真容畫像。

閨女：旦，千金小姐鬼魂，裝扮嬌美，水袖女帔著馬面裙。

第七場〈入相〉

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：同第一場，由演員回歸到常人。

第一場〈諸相〉

- | |
|----------------|
| △ 時間：不明 |
| △ 場景：戲台劇場，空台 |
| △ 人物：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 |

▲鼓箭子連擊單皮鼓數聲，燈分區漸亮，將舞台區分為五個不同顏色的光區。

▲演員五人背臺，站立在各自的光區內，帶妝，身著同色水衣水褲，赤腳，旦角大頭不戴頭面，生、淨、末、丑角水紗包頭，淨、末角另戴髯口。

▲演員手臂上各自披掛一件戲服，款式與後面第二三四場所用一致。

▲五色光區都亮之後，音樂起。

生旦淨末丑：（同唱）

諸形諸色皆為我，
戲文戲場自描摹。

▲音樂持續，演員轉身，紛紛抖開戲服，展示、戲耍，試圖穿上卻並未完全穿上，同時交錯走位，光影變化，顏色逐漸變得一致。

▲旦角來至台口，半穿戲服做了幾個身段。旦角開口時，其餘演員靜止。

旦：（接唱）

做個賢婦貞女，嬌花一朵。

▲旦角唱畢，下場。

▲音樂持續，其餘演員可將戲服半穿或綁在身上。生丑、淨末各為一組，做對打身段，身段結束後，淨、生來至台口，末、丑靜止。

淨：（接唱）

做個莽夫惹禍，和尚念佛。

生：（接唱）

逆旅文弱客，
世間謀生活。

▲淨、生下場。末、丑開始搶奪台口位子，鑼鼓聲起，爭鬥中丑至台口，鑼鼓聲停，丑得意向末炫耀。

丑：（夾白）欸欸欸，該我了！你站在那兒別動啊。（向觀眾）哈，唱了就能下台去當我自己了，讓我想想唱什麼好……（苦思）唱些什麼好……（突有想法）嘿，有了！

▲丑清清嗓子正準備開口，末清唱。

末：(清唱)

唱罷了成諸相形形色色，
愛恨情仇，悠悠幾聲鑼。

▲末邊唱邊下。丑看著末，瞠目結舌。

丑：(指著台側)欸，你這人怎麼這樣的！（看向觀眾）得，只剩我了，咱們還是看戲吧！

▲燈暗，本場完。

第二場〈扮相〉

△ 時間：夜晚，月明星稀

△ 場景：山村茅舍，台中間放置一椅

△ 人物：阿魅（旦／京白）、氓夫（淨／京白）

▲燈亮，旦扮阿魅坐在椅上，懷抱嬰孩。

阿魅：(唱)

好寶寶，睡了，甜甜笑笑，
入夢鄉，有娘親，輕輕搖搖，
愛你這小手小腳，纖纖巧巧，
眉眼兒俏嘴兒，嫩嫩嬌嬌。

▲鳥叫聲，阿魅遮掩嬰孩，起身厲色看向半空。

阿魅：(接唱)

深夜何故驚山鳥？
眾妖喧囂破寂寥，
莫怪我現出那尖牙利爪，
擾了嬌兒，我定不輕饒。

▲阿魅收起狠戾眼神，低頭哄著嬰孩，暫下。

▲淨扮氓夫上，忿忿不平。

氓夫：唉……別人命好，(唱)

偏我福氣少，
酒乃枷鎖賭為牢，
債臺高築只能跑，
夜黑風高，來把家底掏。

▲氓夫進門落座，阿魅上。

氓夫：孩子他娘，你丈夫回來了。

阿魅：孩子他爹，時隔七日，你總算回來了，（向氓夫攤手）取來。

氓夫：什麼？

阿魅：錢呢？你當了妻子銀簪換來的錢呢？

氓夫：咳，都怪孩子成天啼哭，哭得我倒大楣、手氣背，錢都輸光了。孩子他娘，家裡可還有值錢的東西？

阿魅：哪還有值錢東西，你家中就只剩黃土石塊了。

氓夫：孩子他娘，你別把東西藏著，全都給我吧。

▲氓夫接連進逼，阿魅閃躲。

氓夫：日後翻了身，我給你穿金戴銀，我給你住大房子，我把整座山頭都買下來送給你！

阿魅：（打背躬，冷言冷語）何勞你費心？這山頭本就是我的。

氓夫：（討好地）孩子他娘。

▲氓夫拉扯阿魅，阿魅不理。

氓夫：孩子他娘，為了孩兒，你辛苦了。

▲氓夫拉過阿魅坐下，殷勤地給阿魅捶肩。

氓夫：（涎著臉）孩子他娘，為了孩兒，我……（停頓，略不好意思）我將你……（朗聲急道）將你賣了！

阿魅：（驚）什麼？

氓夫：那債主聽聞你生得甚好，執意向我索討，要你陪他一夜。說到底都怪你，野村山花，卻長了這副惹禍的容貌。

阿魅：就因這副容貌，你將妻子賣了？

氓夫：唔，賣了，（耍賴）你莫怪我，那債主逼得緊狠，賣妻賣兒，天經地義！

阿魅：好個賣妻賣兒天經地義，你仔細看來，我……如今還算是你的妻麼？（唱）
你不管妻子溫飽，
你不理孩兒嚎啕，
七日前為銀簪爭鬥吵鬧，

你的妻，仆倒碎首，玉殞香消，

▲燈光變化，阿魅怒視氓夫，氓夫大驚逃奔，阿魅起身追趕。

▲下列唱段內，氓夫可拉動椅子遮擋阿魅。

氓夫：（夾白）啊呀！鬼啊！妖怪啊！

阿魅：（接唱）

可嘆你醉生夢死全不曉，
可憐孩兒淚汪汪，餓裡煎熬，
山魅生善念，將兒入懷抱，
他知我非親娘，止不住哭號，
我只得毀屍身、披人皮、描畫容貌，
扮你妻、抱你兒、待你歸巢。

氓夫：你……你這吃人的妖怪，把我妻子還來。

阿魅：吃人？我山魅可沒有你這般狠心，是你將妻子吃乾抹淨了，她那肉身已腐，
只存我身上這張人皮，若有本事，儘管來取。

氓夫：（打背躬，悄聲）咳，沒老婆能賣了，這……上哪弄錢去？

▲氓夫思索，突然有了想法，試圖偷偷摸摸下台，被阿魅發現。

阿魅：莫要驚擾孩兒！

氓夫：我是孩兒的親爹，與其讓他隨你做了妖怪，不如賣了也好！

阿魅：呸，哪來這種親爹，你差也不差！（唱）

為私慾，你良知全喪了，
空有人身倫常拋，
好笑你胸口還有一心跳，
論親情論善心，不如山中妖。

▲阿魅與氓夫爭鬥，失手將氓夫殺死，氓夫面朝下，倒歪在椅子上。

阿魅：啊呀，壞了，原想孩兒失了親娘，在這世上還有個親爹。如今連這爹也沒有了，唉，可憐呀可憐。（拭淚，低頭見氓夫屍身）有了，我不免也存下這張人皮，孩兒想爹時就扮作他爹，想娘時就扮作他娘……嗯，有理呀有理。（唱）

亦為爹亦為娘一妖假冒，
養嬌兒我獨擔父母劬勞。

▲音樂起，阿魅挽袖伸手施法，氓夫起身，隨阿魅操縱動作，宛如懸絲傀儡。燈暗，只餘二人身上的光，隨二人同下，音樂收，本場完。

第三場〈我相〉

△ 時間：雨後夜晚
△ 場景：山院廂房，一桌二椅騎馬座。
△ 人物：山音（末／韻白）、流琴（生／韻白）

▲雨聲琴聲起，燈漸亮，末扮山音懷抱古琴上。

山音：山院夜半雨，孤燈照小窗。連袂人何處？對琴自成雙。

▲山音落座，撥弄琴絃調整音準。

山音：（對著古琴）流琴，愚兄探你來了。（唱）

君今居冥府，
做我鍾子期。

▲生扮流琴執扇上場，迷濛追尋貌。

流琴：（接唱）

絃音無拘執，
奈何人自迷。

▲流琴落座在另一邊，正欲觸碰山音，卻又遲疑收手。

流琴：（探詢）賢兄此來，可是為了此琴麼？

▲山音停下撫琴動作，萬般珍惜地擦拭琴身。

山音：久未操弄絲桐，難分宮商。流琴，你莫要取笑愚兄琴音拙劣。

流琴：宮商依舊，那人麼……（輕笑）呵，倒說不清了。（以扇點琴，唱）

〈長清〉短清〈廣陵散〉，

▲山音重新開始撫琴，流琴或以扇骨擊打節奏，或展開扇面，輪指撥弄。

山音：（接唱）

綠綺焦尾絃半殘。

流琴：（接唱）

此恨非比〈長門怨〉，

山音：（接唱）

〈高山〉〈流水〉——

流琴：（緊接或重唱）
——〈流水〉〈高山〉——

流琴、山音：（同唱）
——共賞難。

▲音樂過門，二人離座，似是帶著驚艷的眼神往對方處前進，交會錯身之時，山音接過流琴扇子。

▲流琴來至琴側，接下來改由流琴彈奏。山音癡迷地看著流琴，又突然覺得自身行為不妥，以扇遮面。

山音：（接唱）
〈憶故人〉，〈玉樓春曉〉不忍看，
〈關山月〉下，獨自唱〈陽關〉。

▲山音自扇後偷看流琴。

流琴：（接唱）
〈良宵引〉罷〈烏夜啼〉，繞樑腸斷。

▲山音收扇，以扇柄於「斷」字旋律結束時點流琴手指，流琴收手，音樂乍停，離座，表情不悅。

流琴：你當我還是從前的流琴麼？

▲山音將扇放在桌上，極為溫柔地對著琴說話。

山音：流琴，山音有口難言，這苦呵……唯有琴知。

流琴：（拂袖冷笑）流琴出身行院，以色事人，召之即來，呼之即去，不過一介玩物，怎知你世家子弟的心思？

▲山音落座，嘆息拭淚。

山音：你我知音相交，外人卻道我沉迷聲色，放浪形骸。

流琴：（暗恨）是啊，人道你沉迷於我流琴的聲，我流琴的色。這形骸麼……

▲流琴站至山音身後，提腕搭在山音肩頭，猶如放在琴上。

流琴：（低語）山音，這形骸，你終究是捨下了。

山音：唉，我好悔呀，（再次撫琴，唱）
還望舊夢〈歸去來〉，
知音再同席，勾抹又雙彈，
今自憶〈幽蘭〉，光陰任流轉，

此琴仍在，為爾誠心奏〈普庵〉。

(哭) 啊呀，我那知音，(高聲) 我的流琴呐。

流琴：(突然大笑) 哈哈……(笑後轉哭) 山音，當初你為了自身前程，甘將流琴轉贈高官，我受辱自盡之際，你正直上青雲，那時你怎地不言？怎地不哭？你如今彈了我的琴，安了你的心，這絃上怎擔得起你知音二字……(眷戀地看著琴，強忍住捨不得的情緒) 啊呀罷！

▲流琴取扇為刀，慢慢劃過琴身，搭配琴絃斷裂的音效。

山音：(慌張) 呀，我的琴呐……

流琴：(打斷山音) 這琴從來就不是你的，(慎重而緩慢) 是我的琴，我的。

▲山音抱起琴，慢慢跪下，流琴在他身後冷眼看著。

▲燈漸暗，本場完。若有需要，可於本場結束後中場休息。

第四場〈承相〉

△ 時間：深夜

△ 場景：相府房間，大帳床榻

△ 人物：侯爺(丑/韻白、京白)、鬮仔(生/京白)、襲婦(旦/京白)

▲更鼓聲，燈亮，丑扮侯爺，躺在床榻上，勉強撐起身子，掀開大帳。

侯爺：(韻白) 兒啊，兒媳婦啊……我兒快來……兒……

▲侯爺想喊也喊不出，瀕死掙扎，終至一命嗚呼，倒回大帳內。

▲更鼓聲，一隻手自大帳伸出，然後是僵硬的手臂腿腳，侯爺猛然起身，身形彷彿紙紮人偶二百五，配合鑼鼓動作，翻滾蹦起，落地站挺後觀看自身，摸摸手腳。

▲以下侯爺改用京白。

侯爺：(大喜) 哈哈，成了，成了呀！(唱)

非是他黃泉路去而復返，

咱屍魔借形骸逍遙人間。

(看看周遭，接唱)

雕梁畫棟，綾羅綢緞，

想此身富貴滔天，非同一般。

▲音樂過門中，侯爺更加誇張地舞動手腳。

侯爺：(夾白) 哈哈，我今日穿戴得好哩！(接唱)

懷雅興夜遊賞侯府宅院，

▲侯爺欲開門，房門已被鎖住，打不開，疑惑。

侯爺：（夾白）呀，好奇怪啊，（接唱）
得生門，怕困壞在這死門門。

▲更鼓聲。侯爺想再嘗試開門，忽聽到腳步聲。

侯爺：呀，有人來了。

▲侯爺連忙回到大帳內假寐。

▲生扮觸仔、旦扮襲婦分別自舞台兩側上，疑神疑鬼，深怕被人發現。

觸仔、襲婦：（同唱）
月隱雲沉星斗暗，
悄聲息，潛行花間，
早備妥素車素衫，棺槨帳幔，
好夜良辰，惟願取，解他倒懸。

▲觸仔襲婦被對方嚇到，襲婦差點叫出聲，觸仔連忙摀住。

觸仔：小點聲！

襲婦：官人，夜深了，奴家心裡害怕。

觸仔：當初見媳婦兒深夜荒野獨行，怎無有一絲害怕？

襲婦：奴家那時一心要與官人成就美事，顧不上害怕，可今夜……

觸仔：今夜也是要「成就美事」，媳婦兒莫要害怕。（唱，旋律同前段結尾）
早背棄父子親情，財迷心眼，
好夜良辰，惟願取，他速速上天。

▲觸仔轉身解鎖開門，進門，襲婦隨後。

襲婦：（接唱，旋律同前）
早看透人情冷暖，命數長短，
好夜良辰，惟願取，富貴平安。

▲襲婦進門後覺得有種熟悉的氣味，張望四周，不停嗅聞。

襲婦：（疑惑地）官人，這房中有個氣味……

觸仔：哪有什麼氣味？（聞襲婦身上）不就是你身上的氣味嗎？

▲襲婦還想講，但觸仔上前打開床帳。床上的侯爺見觸仔儼然死屍。

觸仔：（輕聲）父親？爹爹？

▲侯爺沒有回應，觸仔伸手探侯爺鼻息，驚，忙推襲婦來確認。

觸仔：（喜）好啊，該是死了，媳婦兒你來看看。

襲婦：（推拒）奴家不想看。

▲觸仔拉襲婦上前，侯爺突然坐起身子，觸仔襲婦大驚。

觸仔：啊啊啊活了啊！

▲觸仔邊喊邊逃奔，暫下。

▲襲婦倒臥在地，顫抖遮臉，勉強偷瞄，驚，再細看。

▲侯爺起身逼近襲婦。

襲婦：啊呀……不……不是活了……是死了呀——

▲襲婦掩口噤聲，企圖往後移動，侯爺反將襲婦一把拉起，仔細觀看她的臉。

侯爺：美人，你看著眼熟，（嗅聞襲婦）聞著也熟……（頓悟）哈哈，徒兒青出於藍，畫皮的功夫越發精緻了，怪不得能勾引上這等好人家。

襲婦：（無奈甩開侯爺的手）色相畫得再美，一樣都是個屍魔畫皮鬼兒。

侯爺：世道艱難，就算當屍魔也得顧著形象，要不是有我傳授畫皮之法，你還是那副半垮半皺的鬼樣子。

▲襲婦聞言，連忙檢查自己的臉，確認沒有出任何錯。

襲婦：咳，先生，咱們一別經年，您就別挖苦徒兒了……（為難）先生，您身上這一身形骸貴為侯爵，讓他入土為安吧。

侯爺：我不脫！

襲婦：（欲言又止）這是我公公的形骸，還請您勉強……脫了吧。

侯爺：不脫！他可是侯爺呢，這等尸位素餐又活得滋潤的死老頭，天下難得啊！我要好好活著，多當幾年富貴閒人。

襲婦：（暗自）哎呀，可他活不得啊。

侯爺：（看著襲婦，突生色心）徒兒，現下你我都有了人身，咱師徒……

▲侯爺觸碰襲婦頰側，襲婦略驚，轉身閃躲。

侯爺：一個公公，一個媳婦……不如在此一同逍遙逍遙，一同快活快活。

▲侯爺調戲襲婦，襲婦為難推拒。

襲婦：這、這……這不是敗壞了人間倫常嗎？

侯爺：咳，咱們屍魔畫皮鬼兒還顧什麼人間倫常，來呀。

▲侯爺欲抱襲婦，觸仔奔上闖入，侯爺襲婦連忙分開。

觸仔：媳婦兒！

襲婦：（心虛顫抖）呃……官人，公公他……（使眼色）身子像是大好了。

侯爺：（裝模作樣地清清嗓子）兒啊，多虧了你與兒媳婦盡心服侍，為父日漸康泰，此後必將壽比南山。

▲觸仔突然亮出刀來。

觸仔：壽比南山？那我何時才能繼承爵位？

侯爺：（驚）啊呀，慢來慢來！

襲婦：官人！他可是……（高聲）他可是你爹啊！

▲觸仔攻擊侯爺，侯爺閃躲逃奔。

侯爺：啊呀，別殺我……別殺我！

觸仔：死老頭，你怎不自個兒死透了？

襲婦：官人！你爹早死透了，這會兒……（不知怎麼解釋）

▲侯爺抵抗觸仔攻擊。

侯爺：呀，你這孩子好狠心吶！（唱）
咱把你親爹假扮。

▲觸仔的刀劃過侯爺臉上，侯爺閃躲。

侯爺：（夾白）小心！我靠臉吃飯的啊！（接唱）
畫皮鬼兒心疼這形色容顏。

▲襲婦嘗試拉住觸仔。

襲婦：（夾白）官人不可！住手，殺不得啊。

觸仔：（夾白）賤婦，你們莫非有些苟且？還不讓開！

襲婦：（夾白）不可啊！（接唱）
欲言又止，徒增慌亂。

▲觸仔推開襲婦，襲婦跌至一旁。

觸仔：（夾白）死老頭！（接唱）

為爵位，你非親爹，是我的仇冤！

▲觸仔與侯爺扭打，侯爺奪刀殺觸仔。

觸仔：（倒至床榻）啊呀。

襲婦：官人！

侯爺：（發顫看刀，刀落地）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徒兒……

襲婦：（跪至床榻旁哭泣）喂呀，官人吶！

侯爺：（上前好言安慰）好了，別哭了，徒兒，你也不是真心實意地愛他，還不就是為了吃他那顆心嗎？依我看，這等逆子，心也是爛臭的，你要是喜歡，趁新鮮現剖現吃就是。

襲婦：唉，吞食人心不過遂了口腹之慾，可惜官人這副形骸，奴家與他相處多時，不免眷戀。

侯爺：這……（略思索）哈哈，有一妙法，徒兒聽來。

▲侯爺引襲婦安坐在床榻中間，又將觸仔扶起，侯爺觸仔分坐在襲婦左右。

▲以下段落觸仔、侯爺二者不同時清醒，一人動作言語另一人則閉眼不動。

侯爺：做我兒媳婦。

觸仔：做我媳婦兒。

侯爺：做我——。

觸仔：（緊接）——媳婦兒。

▲襲婦眼波流轉在觸仔、侯爺臉上，突作羞怯貌。

襲婦：哎呀這……（唱）

忒荒唐，一父一子叫奴靦腆，

思想起來，面紅羞慚，

畫皮鬼兒怎會受這形色迷亂？

觸仔：（接唱）

叫聲媳婦兒——

侯爺：（接唱）

——把心放寬，

這形色呵——

觸仔：(接唱)

——隨媳婦兒意願，
(夾白) 咱倆是一雙屍魔，遊戲人間。

侯爺：(接唱)

從此後富貴逍遙，

觸仔：(接唱)

不羨鴛鴦不羨仙。
媳婦兒啣……

襲婦：(自然熟悉地) 官人。

侯爺：兒媳婦啣……

襲婦：(轉頭看侯爺) 公公。

侯爺：(佯怒) 哼，錯了。

襲婦：(略想) 嗯……先生？

▲侯爺搖頭，貼近襲婦耳語。

襲婦：公……(掩嘴，羞赧輕語) 相公……

▲侯爺聞言大喜，摟住襲婦肩頭，閉眼，觸仔隨後亦同樣動作。

襲婦：啊，官人……相公……

▲襲婦羞極，雙手掩面。燈暗，本場完。

第五場〈九相〉

△ 時間：黃昏

△ 場景：原野荒地，空台

△ 人物：醉僧(淨／韻白)

▲燈亮，淨扮醉僧，酒醉漫步上。

醉僧：(唱)

茅茨榛莽，
野狐半藏，
昔日戰場做道場，

雲遊觀化走八方，

（合十禮拜）天地逆旅，眾生掛單。只因師父自知將歸圓寂，囑俺下山，速至大佛寺，為他臨摹一卷觀盡生死的《九相圖》，眼見即將大成，偏是俺醉酒貪杯，住持怪俺敗壞清規，先是一陣好打，又將俺逐出山門。可恨那些禿驢，欺俺廟小人卑，若依俺平素性格……咳，罷了，師父言道，成住壞空，一世榮枯無異同，俺又何需論及過往哀樂，不免在此散散酒氣，明日再作道理。正是：夜闌鳥雀相爭處，林下真僧在定中。

▲醉僧作羅漢睡夢樣貌。

醉僧：（唱）

不睡羅漢堂，
且臥短松崗。

▲突然馬嘶聲響，驚醒醉僧，朦朧間虛做控馬狀，。

醉僧：（接唱）

熟稔馬嘶吵嚷嚷，
急忙忙，緊握繩韁，
顛巍巍，空手終虛妄，
執甚金吾做什麼定國羽林郎，
鬧紛紛，征戰聲響，
幾句佛唱難掩藏幾載血光。

▲醉僧從夢魘中醒來，看向自己顫抖的雙手。

醉僧：為避殺伐，佛門潛身，是師父心生慈悲，將俺領回廟中，做個假意兒念佛的和尚，唉，師父啊，俺這雙舞刀弄槍的手，能抄得什麼經？能畫得什麼佛像……

▲思及佛像，醉僧自懷中取出一張摺疊的白紙，鑼鼓作風聲，醉僧以袖遮擋。

醉僧：好一陣怪風，這是要奉給師父的圖畫，莫要染上妖氣了……

▲展開白紙，大驚，轉給觀眾看。

醉僧：呀，俺的《九相圖》怎地憑空消散了？哎呀呀這便怎麼處……（思索貌）
啊，有了，那些圖像俺還記得一二，不免自來描畫一番！（唱）
是何處妖物，吹落《九相》，
心慌，思圖像搜索枯腸。

▲醉僧一手執白紙，一手虛做拈筆描畫貌。

醉僧：（接唱）

畫個命盡身死相，
為國殤亡，豪壯兒郎，
層層腐朽，臭穢難擋，
森森白骨，上披俺半幅舊皮囊。

▲醉僧彷彿想起了什麼，看看白紙，再細看自身。

醉僧：呀，那日俺肉腐筋壞之際，是師父巧筆繪俺一身新皮，如今何需描摹？罷，
（揉紙丟向台側）俺這身呵！（唱）
非形非色，儼然《九相》，
半妖半人，佛前佯裝，
（夾白）不可啊不可！（接唱）
俺生是定國將，
死當護家邦，
怎作了不淨身魑魅魍魎，
假禿驢妄登那普度慈航。
（夾白）不如死了吧……呀，死……俺敢是真要死麼？（接唱）
死字半吐剎那慌，
俺生也忘死志氣昂，
俺死也貪生迷形相，
心下怕，怕見俺骷髏離散終消亡。

▲燈漸暗，只剩醉僧身上的光，醉僧頹然行走數步，身形扭曲，不似常人。

醉僧：命去如飛箭，身消同朝露。師父啊，你以《九相圖》了悟生死，超脫三界，
可俺還在這裡，生也不得，死也不得，俺當何處去也……

▲醉僧茫然，燈漸收，本場完。

第六場〈真相〉

△ 時間：深夜
△ 場景：太守書房，一桌一椅，桌上有文房四寶
△ 人物：閨女（旦／韻白）、太守（末／韻白）

閨女：（暗場，幕後叫板）苦啊。

▲音樂起，舞台一側燈漸亮，旦扮閨女魂步上。

閨女：（唱）
涼月淒清映瑤臺，
倩魂飛去無依憑。

顏花凋萎化膿血，
玉樹銷形，命葉飄零。

半生市朝花，一夕白骨人。時妝難巧扮，泉下不知春。奴與夫君指腹為親，怎知他蘭催玉折，今生不諧婚配。奴乍聞凶信，恍恍惚惚，竟也隨那無緣夫君，一病夭亡了。（唱）

鴛鴦離恨眉山褪，
誰再賦奴花樣玉精神。

太守：（暗場，夾白，帶哭音）閨女，我的兒啊……

閨女：（聞聲拭淚）喂呀爹爹……

▲另一側舞台燈漸亮，末扮太守立於桌後，援筆繪像。

太守：（接唱）

待爹爹描妳真容臉龐兒嫩，

▲閨女聞言，至桌旁觀看，臉色略喜。

太守：（接唱）

莫施脂粉，莫含笑，莫點朱唇。

閨女：（夾白，帶笑觀畫）爹爹畫得甚好，只是這妝面忒素了。

太守：（接唱）

白花簪玄鬢，
素衫伴青燈。

閨女：（夾白，撒嬌地）爹啊，奴正值年少，給孩兒畫上綢衣金釵吧。

太守：（夾白，嚴肅）兒呀！（接唱）

良家子尊女誠嚴奉閨訓，
千金體生殉夫全節守貞，
病深沉拒湯藥水米不進，
博得妳貞烈名旌表滿門。

▲閨女走至台口，一臉疑惑。

閨女：好生怪也，奴並未一心生殉，病中何曾見過湯藥水米，就連往日服侍的丫頭，都不曾見來……（略想，大驚）啊呀爹爹，你……你、你好狠心也！（唱）

閨門深鎖掌珠困，
苦了娉婷謀家聲，
寫真非真，不是奴生前形影，

朱痕墨痕，難畫奴屈死淚痕，
形存名存，俱都是擦脂抹粉，
身冷心冷，幽魂銜冤閻恨生。

▲太守畫畢停筆。

太守：正是，嬌兒已隨大化去，真容當入節孝祠。

▲音樂起，簫聲略帶鬼魅感，閨女隨音樂舞動水袖，魂步至桌前，背臺。

閨女：爹爹……

太守：（細觀畫紙，得意地）嗯，畫得好，畫得像，這就是我家閨女的真容啊。

▲閨女背臺，暗自抹花妝容，面目不清如鬼魅，轉身時以水袖遮擋。

閨女：（高聲）爹爹——

▲太守抬頭見閨女，大驚。

閨女：何須描畫兒的真容？（露臉，厲聲）兒的真相在此！

▲燈急收，本場完。

第七場〈入相〉

△ 時間：不明
△ 場景：同第一場
△ 人物：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

▲同第一場，鼓箭子連擊單皮鼓數聲，燈分區漸亮，將舞台區分為五個不同顏色的光區。

▲演員五人站立在各自的光區內靠觀眾席的位置，裝扮同上一次出場。音樂起，演員轉身，逐步往背景走去，初為戲曲行當身段腳步，逐漸卸下角色，行走如常。過程中，演員慢慢脫下盔帽戲鞋戲服，抹去臉上妝扮，甚至卸掉水紗大頭。

生旦淨末丑：（同唱）

諸形諸色皆為我，
戲文戲場自描摹。

▲音樂結束，演員轉身，鞠躬謝幕，音樂收。

▲同第一場，鼓箭子連擊單皮鼓數聲，燈分區漸暗，本場完，劇終。